水手

神秘惊奇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三个小坏蛋(1)
- 第一章 三个小坏蛋(2)
- 第一章 三个小坏蛋(3)
- 第一章 三个小坏蛋(4)
- 第二章 真真自告奋勇(1)
- 第二章 真真自告奋勇(2)
- 第二章 真真自告奋勇(3)
- 第三章 真真露一手(1)
- 第三章 真真露一手(2)
- 第三章 真真露一手(3)
- 第四章 一段悲伤的往事(1)
- 第四章 一段悲伤的往事(2)
- 第四章 一段悲伤的往事(3)
- 第五章 鬼门关(1)
- 第五章 鬼门关(2)
- 第五章 鬼门关(3)
- 第五章 鬼门关(4)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2)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3)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4)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5)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6)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7)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8)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9)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0)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1)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2)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3)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4)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5)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6)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7)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8)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9)
-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20)

第一章 三个小坏蛋(1)

大宇长得体格匀称，举止灵活，反应奇快，不熟悉的人还以为他练过什么功夫呢。

其实，他什么也没刻意练过，因为在内心深处他相信头脑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要制服群小，靠的应该是自己的智慧，而不是拳脚。

正是天生的机敏，再加上胆大心细的性格，使他敢去别人不敢去的地方，敢做别人吓得要死的事情，侦破了一个又一个疑案，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的凶犯，结果在学校内外都赫赫有名。

同学们对他敬服得要命，他几乎成了男孩子们的楷模，女孩子心目中的青春偶像。

当然，也有人不服气。这样的人在校内有，校外也不少。他们听说了大宇的能耐，就千方百计要找他比试，虽然最后都闹了个灰头土脸，可是，还是有人要试上一试。最近，又有一伙更坏的小青年盯住了大宇。

这天放学后，在路上，一帮小流氓把他给围住了。

为首的那个坏男孩叫“瓦刀”，因为他长得像瓦刀，而且据说他以前跟人打架时，手里经常挥舞着一把瓦刀。

瓦刀还有两个手下，号称他的左膀右臂。

那左膀人送外号“大花脸”，长得又高又大，如同一头黑铁牛，脸上总是带着凶巴巴的表情，看上去就像唱京戏的大花脸一样。

右臂则叫“小巴掌”，跟大花脸正好相反，他总面带微笑，像个笑面虎，总是背地里使坏，坏得几乎从头顶冒水，脚底下流脓。

这三个坏家伙，好像是从地狱里突然冒出来的小鬼，专要找大宇的麻烦。

好鞋不踩臭狗屎，惹上了这些小痞子，以后会麻烦不断，自己可怎么安心学习啊？所以，大宇最不想碰上他们，一直尽量忍气吞声，

放学时能绕道走就一定要绕道走。没想到，今天真倒霉，刚一出校门就撞上了瓦刀。

“哎哎哎，你眼瞎了吗？往哪儿撞哪？”瓦刀抱着双臂，站在路中，挡住了大宇。

“嘿嘿，这不是那个什么小小大宇吗？”大花脸哈地一笑，立刻又横眉立目。

“不错，正是大宇同学。”小巴掌上前，拍拍大宇的肩膀，“我说大宇啊，这么急急忙忙地，是要干吗去呀？是不是赶着给谁奔丧啊？嘻嘻。”

瓦刀他们将大宇围住，不让他回家。瓦刀抱着膀子站在那里，用眼色指挥。他的两个打手就绕着大宇转，一边在那里嘲弄大宇，一边找机会下手。

大宇平静地看着他们，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的这种表情，把小流氓们一时给镇住了。

“有钱没有？”大花脸问，“快给我们五十块钱！”

“没有。”大宇说。

“什么，没钱？”小巴掌笑了，“像你这样的小孩儿，一定是爸妈的心肝宝贝，怎么可能没钱呢？”

“没有。”大宇重复道。

“胡说！你说没有就行了？老子得搜一搜！”大花脸不由分说就抢过了大宇的书包。打开盖，朝地上一倒，哗啦啦一片乱响，书本、文具、手工、变形金刚、魔兽玩具洒了一地。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小巴掌在地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分钱。他再抬起头看时，脸色就变了。

变得十分阴狠。

“说，你把钱藏到哪儿了？”小巴掌用手拍拍大宇的脸。

“嗨，跟他废什么话呀，”大花脸飞起一脚，就将大宇踢倒在地，“快把钱拿出来！给你五秒钟的时间，再跟老子玩什么哩哏愣，老

子就大脚踩扁了你！”

第一章 三个小坏蛋(2)

“没有钱！”大宇叫道，并且，把胸脯挺得很高。

他面对着大花脸，就像是面对着狮子一类的庞然大物，虽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但是满面怒色，眼中闪着愤怒的火光，要用气势把凶徒压倒。

“嘿，臭小子，你找死吗？”大花脸吼道。

“你打吧，”大宇说，“打死我也没有钱。就是有，也不给你们这些坏蛋！”

“反了反了，老子我灭了你！”大花脸大叫一声，就像半截铁塔一般朝着大宇扑上来。他一把揪住了大宇，把他凌空抓起，就要朝着路边的树上摔去。

大宇身在半空，被大花脸勒得气都快没了。他情急之下，一口就咬住了大花脸的手。大花脸惨叫一声，急忙松开了大宇。

再看自己的手背，已经给咬破了，鲜血直流。

大花脸吃了亏，气得如同疯虎，又要朝大宇扑来。瓦刀朝他一使眼色，哼了一声，大花脸这才气呼呼地停住。瓦刀示意小巴掌上。

“我说大宇，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小巴掌嬉皮笑脸地说，又要拍大宇的后背。

大宇一扭身，就躲开了。

“怎么？你还真不想活了？真敢跟我们作对吗？”小巴掌笑得更可爱，满脸的皱纹都出来了，像一个小老头儿似的，“那样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话音未落，他突然出手，一拳就打在了大宇的胸口上。

小巴掌下手真狠，又突然出招，一下子就把大宇打得飞了起来，跌倒在路边。

大宇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个儿，心里一阵子恶心，张嘴就哇地吐了一口。虽然吐出的只是酸水，却比吐了血还让人难受。

躺在那里，大宇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来。他咬着牙从地上站起来，握紧两个愤怒的拳头，对着小巴掌和大花脸喊道：“就是没有钱！有钱也不给你们！”

小巴掌和大花脸就跳过去，你一拳，我一脚，围着大宇打了起来。

大宇先是抱着头，挺在那里，让他们一阵乱打。他知道这伙人是打架高手，自己如果硬拼恐怕要吃亏。

后来他终于怒火迸发了，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发挥出自己的扎实功力，一招一式，无不惊人，把几个流氓打得手忙脚乱。

是瓦刀从后面出手，一掌拍在大宇的后脑勺上，将他打倒在地。大花脸和小巴掌这才缓过神来，连骂带踢，就要将大宇置于死地。

“不好，来人了。”瓦刀一声低喝，“快走。”

他们看到远处似乎跑来了老师，连忙收手。临走时，瓦刀又狠狠地踢了大宇一脚，沉声威胁：“明天一早，就在这儿等你。要是拿不来钱，你以后就别想再上学了！”

说完，一声呼哨，三人绝尘而去。

大宇站起来，正好看到老师从校门口朝这边赶来。

“怎么回事，大宇？”老师一看情状，顿时沉下了脸，“你这是怎么搞的，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此时的大宇，一身的土，嘴角还出了血，看上去要多狼狈有多狼狈，真是要多可怜有多可怜。

“我……我……”见到老师，如同见到了亲人，大宇多想老师能理解他帮他，能为他报仇雪恨哪。

第一章 三个小坏蛋(3)

“怎么刚放学就打架？大宇，你越来越不学好了！”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就在那里训起了人，“要是再这样，我就得找你家长了！”

“可是老师，不是……”大宇没想到老师这么不分是非，冤枉好人。本来身上痛得厉害，这时心中更委屈万分，他张着嘴怎么也说不清楚，终于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老师见大宇哭了，更认为他是理亏有错，就更凶地批评起大宇来。

大宇实在忍不下去了，一扭身，捂着脸就跑掉了。一边跑，他一边哭。一边哭，他一边想：“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回到家里，他真想在墙上涂出这样的大字：

“我要报仇，我要杀了大花脸，杀了大瓦刀他们！”

一进家门，就听到了一声尖叫。

发出叫声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宇家的保姆真真。

大宇的父母还没有下班，爷爷奶奶也出去遛弯了。屋里就只真真一个人，正在那里做饭。看到大宇一身泥土，满面是血地进了屋，真真在那里发出了汽笛般的大叫：“哎呀大宇，你这是咋的啦？”

“没你的事！”大宇一扭脖子，便冲进了自己的房间。

“怎么叫没俺的事？”真真却跟了进来，“是不是跟人打架啦？”

“你给我出去！”大宇气得发抖。

“你看看，你看看，嘴都破了，是不是把牙打掉了啊？”真真关切地上前，要看大宇的伤口。

大宇真恨不得把她打出去：“不要来烦我！”

真真却端来了脸盆，里面盛着加了盐的水：“快来，让我给你洗一洗吧。”

“不用！”

“要是不及时清洗，伤口会感染的。”

嘿，她还什么都懂！

真真今年还不到17岁，就是说，比大宇大不了多少。本来她是大宇的妈妈请来照顾爷爷的，因为爷爷身体一直不好，还犯过心脏病。没想到真真来了之后，不出半年爷爷的身体就好了，看上去还越来越好，家里就不知怎么用真真了。

有一天，妈妈跟真真商量，要送她回老家。

“我不回去。”真真说。

“为什么？”

“我……喜欢这儿。”

可是妈妈想：我不能花钱请个没用的人啊。因此还是联系好了家政公司，要第二天将她送走。

到了出门的时候了，妈妈一进真真的屋，却发现她在那里哭。

“咦，真真，你怎么了？”妈妈问。

“我不想走。”真真说。

“可是，我们家用不上你了啊。”

“我可以白干活儿，不用你们给我发工钱。”

“这……这怎么行？”

“是不是因为爷爷的病好了，你们就不要我了？”真真问。

“这个……”

第一章 三个小坏蛋(4)

妈妈还没想好怎么回答，那边就听到奶奶在叫：“老头子，你怎么了？”

原来爷爷的老病又犯了。真真一听，呼地站起来，冲出了门，进了爷爷的房间。说来也奇怪，她在爷爷的床边一坐，拉着爷爷的手，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不知怎么，爷爷的病慢慢地又好了。

妈妈还想劝真真走。可是，她刚要出门，爷爷的病就又发作了。

“也许，是因为这个小保姆？”妈妈开始注意了，“如果真真在，爷爷的病就会好些？她如果走，老爷子就会犯病？”

这是什么道理？

会不会是一种心理作用？

不管怎样，妈妈再不敢提让真真走的事了。为了爷爷的身体，为了全家的平安，爸爸和妈妈商量之后，决定让真真继续在家里当保姆，工资也照发。一切照旧。

谁也没想到真真这个普普通通的保姆，还有什么特异功能。

大宇更是有点看不起她。

一个小保姆，也想管我？轮得着你说三道四吗？他对真真大叫：“快给我出去，别烦我了！”

差一点把真真手上的那盆水给打翻。

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

真真笑呵呵地说：“别乱动，让我来给你洗一洗。”大宇真的就不能动了。

他还想推真真，还想对她大吼大叫，然而，他的手不知怎么就让真真给背到了身后，就在那里乖乖地待着，怎么也拿不到前面来了。

他的嘴巴也能张能合，可就是不能说话，尤其是不能说出粗鲁的言语。

就那样“乖乖地”待着，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像一个小婴儿一般，让真真给一点点洗了嘴角，洗干净了脸，还把脖子也洗得白白净净了。

真是羞死人啊。然而，大宇一点办法也没有。

等他终于能动了，能大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了，真真已经洗完，擦干，转身走了，脸上还带着满足的微笑。

气得大宇在那里干瞪着眼，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她……到底是什么人?

在她的微笑里，大宇似乎看到了某种不祥的东西。正是那种东西，让他激灵灵打了一个寒战!

第二章 真真自告奋勇(1)

爸爸妈妈下班了。爷爷奶奶也回来了。

一家人团团坐在餐厅里吃饭，真真从厨房内端出一盘又一盘的炒菜，味道真不错。爸爸和爷爷心情好，还想喝上一盅。

大宇脸上的灰洗干净了，低头吃饭，谁也没注意到他有心事，更没想到他在学校出了什么事。

看来，今天这一关算是过了。他最怕家里人知道他打架的事，那样一来，爸爸的训斥，妈妈的唠叨，爷爷的气愤，奶奶的心疼，会让他发疯的。

真真还真懂事，什么也没有透露。真是一个好保姆。

眼看大宇就要吃完饭，把碗一推，回自己屋里写作业去。也就是说，今天算是平安无事了。

没想到，电话，就在这时响了起来。

那该死的电话啊。

是班主任老师打来的。大宇一见妈妈接电话，一听到她的那一声："噢，是吴老师啊。"心里就叫了一声："吾命休矣！"

果然，妈妈的脸色一沉，手拿着电话筒，脸却朝大宇转了过来。

"他打架了？我还不知道啊……是这样……嗯，好的……好的……"

餐桌上的人，都不再说话，也不再咀嚼。爸爸和爷爷手中的酒盅也停在半道，像是给冰冻住了一样。

所有的人都看着大宇，就像是看着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小动物。

"好的，你放心，吴老师……谢谢你了……"

妈妈把电话挂上了，挂得很响。

你要是摊上了一个嘴巴比闪电还快一百倍的老师，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说吧，怎么回事？"妈妈过来，面对着大宇。

她现在是单位会计，但是，如果让她去扮一个警察来审问犯人，一定能得奥斯卡?金鸡奖。

大宇还不想说，一转眼，看到了爸爸严厉的目光、爷爷关切的眼神、奶奶心疼的样子，于是长叹一声，就交代了一切。

“就是这样的。”他最后道。

“这么说，是那些小流氓欺负了你？”妈妈还有些不信。

“这帮坏蛋，太可气了。”爷爷的胡子都吹了起来，“明天我去找他们，非亲手把他们扭送到派出所不可。”

“哎呀老头子，你心脏不好，可别在那儿吹牛啦。”奶奶拉住大宇的手，快要哭了，“大宇啊，等会儿奶奶给你拿钱，你明天上学就给他们。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嗨呀，妈，你这是怎么说话哪？怎么能让他当孬种哪？”爸爸急了，“无论如何，不能给那帮小流氓钱，不能当软骨头啊。”

“那你说怎么办？”妈妈担心道，“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大宇？”

“我不怕。”大宇一挺胸脯，像极了电视剧里的某个大侠，“明天我跟他们拼了！”

他这样一说，家里人就更急了，也更加上火。

怎么办才好呢?

第二章 真真自告奋勇(2)

“我去吧。”真真在一边忽然道。

“什么？”

“明天我陪大宇去上学。”她这样说。

“这……这怎么可以？”爸妈都不同意。

“再说，你去又有什么用啊？”爷爷奶奶也摇头。

“让我去吧，也许我能帮上一把呢。”真真说，“我保证，不让大宇挨打，保证会让他平安无事的。”

家里人看着她，都有些发愣。看着她那样子，一脸的憨厚，一脸的老实，有她送大宇上学能保他什么平安呢？不过再一想，好歹有个人总比没人陪着强，也许在紧要关头，她能打个110报个信什么的。

“好吧，”妈妈说，“你去是去，可不许帮着打架。一旦有事，就赶紧打我的手机。”

“保证。”真真说。

什么？让一个小保姆陪着上学？那该成什么样子了？大宇坚决不干。

同学们见我的身后跟着一个红脸蛋的村妞，而且，还是我的保镖，那不得笑掉了大牙？！大宇在那边叫了起来：“不……”

但是，那个“行”字却没有叫出口。

为什么？因为不知怎么搞的，就在他张嘴大叫，刚要说出不行的那个“行”字时，手中的筷子就夹住了他自己的嘴唇。

生生地，大宇就将那个“行”字给憋在了口中，无论怎么努力，就是叫不出来。

身边的真真笑吟吟地看着他，好像只有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问：“你说什么？”

“我说……让真真陪我上学！”大宇终于张开了嘴，本想说“我不能让真真陪我上学！”可是，不知怎么搞的，那筷子在他说话的中间又夹

了一下，把那“不能”两字给夹掉了。

结果，他就说出了自己不想说的话。

“啊，你也同意？”妈妈说，“那就好。”

“不是！”大宇气得大叫。

“什么不是？”妈妈问，“你要说什么？”

“我是说……”大宇为防意外，将手中筷子丢到了一边，生怕它再添乱，“我……”

一只红烧狮子头从盘中飞起，塞住了他的嘴巴。

“你说话呀？”妈妈问。

“他说‘不是我不想让真真陪，是怕她不想陪我上学’。”真真在一边解释。

“啊，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啊。”奶奶乐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以后让真真天天陪你就得了。”

“而且，放学也让她去接你。”爷爷补充。

“你们胡说什么呀？”大宇气得大叫，吐出了那个狮子头，“我是说真真她不……”

呼的一声，桌上的半个馒头又飞起来，把他的嘴给占住了。大宇只剩下呜呜的份儿，哪里还能说出完整的话？

“你看这孩子，总是这样，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妈妈不高兴了。

第二章 真真自告奋勇(3)

“他是说‘真真她不想陪我也不行啊’。”保姆在一边替大宇说，然后又笑眯眯地对大宇道：“行啊，既然你这样说，我就答应吧：一定会陪你陪到底的，不但要送你上学，还要送你回家！”

气得大宇差一点昏倒！

他想把馒头吐出口，却怎么也吐不出。

想伸手去抠，然而那手也不能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真真在那里朝他挤眉弄眼。

“你还有什么话说，趁这个机会，就直说了吧，别不好意思。”真真提醒。

“呜呜……”大宇拼命要叫，却只能发出这样的动静。

“啊，明白了。”真真对家里人解释，“他是说想要钱买一头假发。”

“为什么？”妈妈和爸爸不解。

“呜呜……”

“啊，他是说想扮成我的样，让我化装成他的样，我们来个角色大调换。”真真解释，“这样，那帮小流氓就不会找他的麻烦，挨打的就是我了。”

“那怎么行？”爸妈都不同意。爷爷和奶奶倒觉得是个好主意。

“呜呜……”大宇真要气疯了。

“他又在说什么？”妈妈问。

“他说还想要钱，买一个纸尿裤。”真真解释。

“买那干什么？”爸爸不明白。

“呜呜……”

“他说呀，是怕自己看到小流氓吓得……吓得尿了裤子，怪难过的，如果有了纸尿裤，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吓出尿来了。”真真解说。

“这孩子，怎么如此没出息？”爸爸大怒。

大宇差一点扑上来打真真。

但是，爸爸和妈妈早就朝他瞪起了眼睛，大声斥责：“什么都不要说了，也不要吃了，赶紧写作业，明天一大早，就让真真陪你去上学！”

第三章 真真露一手(1)

第二天早上，不到七点，就像全中国所有的中学生那样，大宇背着中国登山队都背不动的大书包，后面跟着一蹦一跳的欢乐的小保姆，上学去了。

远远地，看到学校的大门了。大宇心里刚要放松，以为今天没事了。

忽然，从路边蹿出来了三条人影，拦住了去路。

正是瓦刀、大花脸和小巴掌。

“哈，怎么样，大宇，挺准时的嘛！”瓦刀说着朝手下二人递了个眼色。

二人顿时上前两步，朝大宇伸出了手：“快拿来吧！”

“什么呀？”大宇看着他们的凶样，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钱呢？五十块，一分不能少！”

“利索点，马上给银子！可别惹老子发火！”

大花脸和小巴掌步步紧逼，就要动手。

“哎，你们干啥？为啥跟他要钱？”旁边忽然有人叫了起来。

大花脸和小巴掌这才注意到真真。先前她不远不近地跟在大宇后面，他们还以为她不过是过路的，是谁家上街买菜的小保姆。没想到，她竟然是跟大宇一路来的。

“嘿，这是哪家的村姑啊？闹了半天，还当上了大宇的保镖哪！”小巴掌乐了。

“是啊，哪家的鸡窝没关严，跑出这么一只小母鸡来？让小母鸡来当你的保镖，我说大宇啊，亏你想得出来！”大花脸哈哈大笑。

笑得大宇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你们笑啥哩？”真真天真地问。

“他们呀，是在笑你啊。”瓦刀看出这个小保姆心眼儿少，性子憨，于是上前，成心要逗她一逗。

“笑俺？笑俺啥哩？”真真更天真地问，“俺又不是说相声的，有啥好笑的？”

“你比说相声的还好笑哪，”瓦刀乐呵呵地道，“你长的这张脸就好笑得很。你看看，你这眼睛像侯宝林，鼻子像马季，眉毛像马三立，嘴巴像郭德纲，你说你好笑不好笑啊？”

“哈哈哈……”大花脸和小巴掌都笑起来。

然后，他们的笑声就变成了哭声。

原来，就在他们三人张嘴大笑时，不知怎么，嘴里就跳出来了三只大青蛙。

又光又滑，身子绿油油的，跳在地上还对着他们瞪眼大叫。啊，好恶心！他们哇哇大吐起来。此情此景，他们只有哭的份儿，哪里还能再笑了？

在旁边，早就笑倒了那个小姑娘。

大宇也又惊又喜，却又有点疑惑：这是真真搞出来的吗？天啊，她是怎么弄成的？我是说，那青蛙她是怎么变出来的？太神了！

“好你个小土妞，敢拿我们寻开心！”瓦刀他们回过神来，怪叫着，就朝真真扑了过来。

那个架势，分明是想将她撕成碎片。

真真却在那里不慌不忙，身子微闪，就将三人都闪到了一边。

三个大个子拳脚如风，却不曾刮到她的衣服，气得他们暴跳如雷，哇哇叫着，又转过来对她发起进攻。

第三章 真真露一手(2)

真真毫不在乎，在那里又拍手，又摇头，一边跳，一边唱起了儿歌：

“大皮球，架脚踢，

马莲花开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一脚踢你个嘴啃泥！”

嘴里唱着，一只脚果然在那里朝着三个小流氓踢过去。三个人急忙躲闪，却怎么也不能躲开。一人一脚，都给真真踢到了屁股上。

三人飞起来，又朝前一扑摔在那里，嘴里不但吃了泥，还咬断了一把草。

那个样子，真是笑死了人。

三人又羞又怒，同时跃起，手中就抽出了藏在腰间的凶器。瓦刀使的是一把真正的瓦刀，大花脸拿的是九节鞭，小巴掌抡的是三节棍。

“小死丫头，老子今天废了你！”

三人如同三只恶虎，带着黑风，朝真真挥着家伙就打了上来。

大宇在一边看，吓得胆战心惊，叫道：“真真，快跑！”

年已十六的真真这时露出了她天真活泼的一面，不但不怕，却更乐了。只见她拍着手，跳着脚，活像邻家不知生活有多艰难的纯洁女娃娃，摇头唱道：

“你拍一，我拍一，

瓦刀砍出你的屁。

你拍二，我拍二，

棍子猛敲王八盖儿。

你拍三，我拍三，

鞭子抽你直冒烟！”

果然就听到了一片惨叫之声，原来是瓦刀那一刀就砍在了大花脸的胖屁股上，真的砍出了一个屁。

小巴掌的三节棍打得好狠，重重地打在了瓦刀的背上，疼得他在地上直爬，像极了一个小王八。

而大花脸的九节鞭最好笑，正正地抽到了小巴掌的头上，抽得他那脑袋上抹了不知什么香粉的头发都立了起来，像原子弹爆炸一般，而且，升起了一股粉烟！

三个小流氓在那里痛得呼爹喊娘，满地打滚。

看着他们终于滚进了地沟，再不敢出来，真真这才欢天喜地地拉住了大宇的手，送他上学去了。

“你……到底是怎么弄的？”大宇惊喜地看着小保姆，激动地问。

“先上课去吧，等放学再告诉你。”真真说。

什么？她还真要放学来接我呀？大宇在那里张嘴要抗议。可是，真真已经蹦蹦跳跳地走开，回家去做家务了。

那一整天，大宇在学校里都没有认真上课，也没有心思跟同学玩闹。

他一直在想着真真的事。

第三章 真真露一手(3)

当真真在路上对付那三个小流氓时，大宇就在一边站着看。他觉得自己没有看清真真是怎么出手的，就见那三个家伙纷纷中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真会变魔术不成？

是啊，当时真真出手太快了！大宇依稀忆起，自己好像看到她拍手唱儿歌时，冷不丁地在衣襟里掏了一下。好像要掏出什么东西，却又没看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瓦刀他们就挨了一顿胖揍，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真真，肯定会什么功夫！

想到这里，大宇激动不已。他觉得自己家里请来的不是一个普通保姆，说不定，她是峨眉派的武林高手，当然，也有可能是华山派的。

不管怎样，自己一定要把她的身份搞清楚，一定要拜她为师，跟她学上几手高招。到了那时，自己就可以像张无忌那样无敌于天下了。

至少，再不会怕瓦刀那帮小流氓了。

想到这里，他在教室简直是坐立不安，不停地看表，就等着放学那一刻了。

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刚一响起，大宇就背起书包，飞出了教室，飞出了学校。

啊，她在那儿，真真！

“大宇，我在这儿！”

“真真，你来啦！”

两人就像是久别重逢的战友，手拉着手在那里跳了好几圈，高兴得就如同吃到了天上掉下来的糖豆。

手拉着手，一起往家走，大宇再也不敢小瞧这个保姆了，也再不理会同学们嘲笑的目光了。

他在心里，对这个峨眉派的女侠真是尊敬得不得了！如果同学们知道她的功夫有多厉害，看他们还敢嘲笑！

“真真，你跟我说实话吧，你到底是哪一派的？”大宇急不可耐地问。

“什么哪一派的？”

“你是峨眉派还是武当派啊？”

“俺……俺不明白，你在说啥啊？大宇，你没发烧吧？”真真伸手摸他的额头。

“早上你使的那几手，太厉害了！你肯定会武功啊。”大宇说，“快告诉我吧，别再瞒我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讲。你是不是武林高手啊？”

真真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为这个呀！”她笑出了眼泪，“俺哪里是什么武林高手，俺压根儿就不会武功哩！”

“可是，你当时那么一出手，就把瓦刀他们打得满地找牙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俺的一个……一个秘密了。”真真的脸色忽然变了。

她变得满面阴云，眼中似乎还渗出了辛酸的泪水。

“真真，你……你怎么了？”看着保姆这样的表情，大宇有些害怕了。

从来也没有见到真真会这样。她整天都是乐乐呵呵的，一脸的春风，哪曾想到，她还会如此阴郁，那眼神好吓人啊。

“你告诉我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宇轻声道。

“你……真想听吗？”真真回过头，认真地看着他。

她眼中的泪水，已经长长地流下来了。

大宇点了点头。

他再没有想到，真真的故事是一个骇人的故事，她的经历是最可怕的经历。

他更没想到，自己会跟着这个小保姆进入一个阴森地界，几乎万劫不返。

第四章 一段悲伤的往事(1)

她的老家就在城北不远处的山里，有爹，有娘，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家人过着农村人的种地喂猪的平静生活。

没想到，忽然有一天，一切都可怕地改变了。

真真爹是种地高手，那一年种了十三亩谷子。眼看就要成熟，沉甸甸的谷穗喜得真真眉开眼笑，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因为爹说了，等秋后打下粮食，换到钱，就给她买一件花衣裳，还要给她买一本日本漫画书呢。

她是多么想穿花衣裳，多想看她最喜欢的、却从来也买不起的漫画书啊。

可是，有一天早上，爹上地里干活，却没有回来吃中饭。娘让真真去地里看看，爹到底出了什么事。真真提着装馍的篮子就上地了。

远远地，就看见爹跪在地里，好像是在大哭，却怎么也听不见他的哭声。

真真跑过去，到了地头，先是闻到一股怪味，接着，就看到地里灌满了红中带绿的怪水。

是离此地不远建的一个工厂，排出了大量的污水，污染了地，使今年的谷子成了毒谷，县里来的专家给定了性，这谷子不能吃了，必须销毁！

真真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年的活儿是白干了。

他找到那家工厂去说理，结果让厂子的保安给打了。又气又痛，他回到家里就病了，一躺下就再也没起来。

临死前，真真爹把真真娘叫到炕前，让她去县里告状，为他报仇。

可是，娘一个农妇又怎么能打赢官司？一个人去县里要饭、告状，最后，还是那家厂子打赢了官司，因为人家有钱有势啊。

结果，娘含恨而亡。临死前，她把八岁的真真叫到了跟前。

“闺女啊，你要好好活下去啊……”说完，就咽了气。

在爹娘的坟前，真真哭啊，叫啊，怎么也不想离去。

就在这时，她又闻到了那股怪味，看到了那红红绿绿的怪水。那家工厂，已经开到了她家的地头，离爹娘的坟墓不远。

真真仇恨地盯着那高高的烟囱，心里恨得不行。

“都是你！都是你们！是你们害死了俺爹，是你们害死了俺娘！”

天，就在这时阴了下来。大中午的，忽然满天乌云，黑得就像是夜晚一般。

一声响雷，就在那一刻响起。

一道闪电，直接击中了真真。

真真一声没吭，就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她悠悠转醒，睁开眼睛，看着墨蓝色的夜空，看着满天的星斗，觉得有两颗星正在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呵，爹……娘……”真真坐了起来，朝天空伸出双手。

她哭了，因为，她看得出那正是她的爹娘，要投入他们的怀抱，却无法够到他们。

真是阴阳隔世啊。她发现自己不但没有死，还健健康康地活着，就更加悲痛。她是多么也想去死，去跟爹娘相会啊。

第四章 一段悲伤的往事(2)

“真真啊，俺们的好闺女，你要好好活着，要做个好人啊……”

夜空中，那两颗星星化成了爹娘的面孔，似乎在对她微笑，对她流泪。

真真哭得更厉害了。夜空中的星星消失了。

转过脸，她又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是那个工厂！那丑陋的大烟囱正在冒烟，冒着浓浓的又黑又臭的烟。

还有那污水，正顺着地沟排出来，哗哗地响，那股令人恶心的味儿直飘出几里地，熏得地里的庄稼都弯下了腰，痛苦地打着哆嗦。

“你这个害人的东西，又来了！”

真真盯着它，心里恨不能把它给毁掉，恨不能有一把天火降下来，将它烧成灰！

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团通红的大火球落了下来，就在真真盯住工厂的一刹那，嘭的一声就着起来了。

火球好大啊，一下子就将那整个的厂子给罩住，给烧着了。

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看到有人朝她奔来，把她抓住了。一个胖胖的男人指着她的鼻子骂她是纵火犯，把她关了起来。她在黑牢里想着爹妈，想着自己悲惨的命运，哭个不住。就在那个胖子带人来，要把她提出去折磨时，她的身子忽然飞起，飞过了他们的头顶，就像一只鸟那样消失在了夜幕里。

她，怎么会有那样的本事?

真真想起了那声炸雷，想起了那道长长的、击中了她的身体的闪电。

难道，是它……？她不敢再往下想了。

从那以后，她不敢在家里住，就跑到了几十里地以外的一个亲戚家中住下来。长到了十五岁，她就离开了亲戚家，到城里来打工了。

“为什么那么早就出来，因为，俺发现了，自己跟旁人不一样哩。”真真说。

“怎么……不一样？”大宇问。

“俺……俺也说不清楚。”真真的脸有点红，像是又怕又羞，“好像是特异功能哩。”

“怎么个特异？”

“俺只要恨啥事，就能生出一种迷糊糊的感觉，就像是喝了酒一样。这时呀，俺要啥，啥就从手里出来。”

“要啥就有啥？”

“是哩。也不知从哪来的，你比如书啦、绳子啦、红烧肉啦、椅子啦，甚至还有球拍啦，要啥有啥。”

“那是从哪来的呀？”

“不知道，反正是从正经地方来的。”真真更不好意思了，“还好，用完之后，俺就要还给人家，心里那么一想，那东西就回去了，就好像是……就像是借着用了一回似的。”

“我的天啊，”大宇叫道，“这可是爱因斯坦说过的那种本事呀！”

“啥，爱鹰死蛋？那是啥东西？”

“那叫什么？位移！对，你有意识位移的本领啊，真真！”

第四章 一段悲伤的往事(3)

“俺不知道，”真真说，“不过，大宇啊，听说你是学校里有名的小侦探，俺想让你帮俺一个忙，不知行不行？”

“什么忙？”

“那些害死俺爹妈的人就在这里，你要帮俺抓住他们，给俺爹妈报仇！”

“那些人……就在这里？”大宇一愣，“在哪儿？”

“那几个欺负人的小流氓，他们就是那个坏厂长的打手，当初害死俺家人，后来抓俺时，都有他们参与。”

“真的？”

“真的，扒了皮，俺也认得他们的骨头。”

“可是，他们没有认出你来？”

“是啊，俺的样子大变样了，他们认不出来了。”

“你要怎么报仇？”

“查出他们污染害民的证据，把那个胖厂长和他的打手绳之以法！”

大宇想了一会儿，轻轻地点了点头。

在学校，他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把刘畅、李伦和赵勇叫到了无人处，把小保姆家的冤情说了一遍。伙伴们一听还有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无不义愤填膺。刘畅气得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李伦咬牙切齿，赵勇恨不能跳起来去跟坏蛋们拼命。

“好可怜啊，那个小保姆！”刘畅哭了。

“必须把凶手抓住，血债必须血来偿！”李伦吼叫。

“你们要是不敢去，我可要一个人去破案了！”赵勇摆出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

“先不要急，”大宇沉声道，“咱们第一步是要找到那伙坏人污染的证据，然后才能把他们法办。好在现在有了初步的线索，咱们可以顺

藤摸瓜，追查元凶。”

“什么线索？”伙伴们齐声问。

大宇把瓦刀一伙的情况说了，说他们就是那个害人厂子里的人，是那个胖厂长的帮凶，小保姆认出了他们，现在，可以通过他们一步步摸清那个害民厂的情况了。

“好，说干就干，大宇，你发话吧！”伙伴们都摩拳擦掌。

大宇当即布置下了任务。

大宇已经探明：瓦刀以前就是在他们学校上学的，因为偷鸡摸狗而被开除，后来就隔三差五带着一群小兄弟到学校来滋扰闹事，以图报复。

他们通常都是开着一辆车来。

一辆黑色的皮卡车。

而且，他们不光是来学校闹事的，还在为那个害人的厂子拉活儿，就在学校附近装货。

那到底是什么活儿？装的又是什么货？

大宇让刘畅、李伦和赵勇去查清楚。

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三个伙伴竟然一去不复返。

有人看见他们去了，碰到了瓦刀一伙，还看见了那辆黑色皮卡车。

半小时之后，瓦刀他们不见了，皮卡车开走了。

令人惊骇的是：刘畅、李伦和赵勇也不见了踪影。

大宇怎么找也找不到。三个最好的伙伴，忽然之间没有了。

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

第五章 鬼门关(1)

大宇把事情的经过对真真一说，真真脸色立变：“不好，你的朋友们有血光之灾！”

“那……可怎么办？”

“什么也别说，快跟俺走，走一趟鬼门关!”

鬼门关？大宇心中一悚。但是，不及多问，真真已经拉着他飞一样朝城北奔去。

他只觉得耳边生风，腿上像绑了神行太保的纸马，几乎可以贴着地飞，走得比飞鸟还要快，转眼之间就到了真真所说的那个邪恶工厂。远远地，看到了魔鬼般的大烟筒，正一股一股冒着阴阳怪气的黑烟。

“就在那里吗？”大宇问。

真真沉重地点头。其实，不用她说也可以肯定了，因为那辆黑色皮卡车就停在厂门口。

车内无人。

大宇要进厂，却发现一个保安正凶神恶煞般守在门口，不让任何外人入内。

怎么办?

刚想到这里，大宇就觉得足下生风，身子飘起，竟然从厂后的院墙上跃了进去。

又是真真帮他的忙。大宇感激地看了她一眼，见她也如影随形，飘然跟在后面，落到了厂院的一片堆料后。

二人伏在那里，大气不敢出，观察着动静。

什么动静也没有。

一股刺鼻的臭味从左面逸来。二人循味而去，不一会儿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污水池，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情景：

污水池中红波汹涌，臭气冲天。

剧毒的污水正通过它，顺着一条比大人的腰还粗的管子，源源不断地往厂子外面排，排入了一条大水沟，再沿着那沟一直流到了南边，流到了那个小山村的周围。

那里，就是真真的老家。

所有的田地都被污染。

所有的农家都被毒害。

几乎再也看不到什么人烟了。

还要什么证据？铁证如山，一切罪恶都赫然展现在这里，就在大宇的眼皮底下。

他取出手机，不停地拍照、录像，围着污水池转了好几圈，把所有的证据都录在了机子里。

“好了，现在，取到了罪证，我们可以去告他们，可以去伸张正义，可以为你的家人，为你们整个村子，为所有被这个厂子毒害的人们报仇了！”

大宇录完像，伸手去拉真真，要尽快离开这里，离开这危险之境，赶紧去公安局报案，越快越好。

可是，他拉了一个空。

第五章 鬼门关(2)

再一回头，他不由得愣住了。

身后空空如也。哪里还有什么真真?

她，就像刘畅、李伦和赵勇一样，在一眨眼的工夫，就从人间蒸发了。

大宇呆若木鸡，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听到了一阵重重的脚步声。

几个人正一边说话，一边朝这边走来。大宇急忙隐身在污水池边的一棵大树后。

只见一个胖胖的男人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几个助理、保安和打手。那男人长得又黑又胖，手下的人都管他叫“万厂长”。在那些打手中，大宇一眼就认出了有瓦刀、大花脸和小巴掌。

到了污水池边，手下人都捂住了鼻子。只有万厂长乐呵呵地看着池中毒水，似乎极为欣赏。

“怎么样？”他问手下。

“啊，好，好！”手下人都不敢再捂鼻子，齐声赞美，“万厂长高明！”

“那些臭小子都给我整明白了？”万厂长问。

“整明白了！”

“要让他们都到这里，都看个够，拍个够。明白吗？”

“明白……可是，还是不大明白。”

“让他们看到咱们这个池子，看到这里的水流了出去，流到了外头，流到了地里，流到了村子里，也就是说，让他们抓到了污染的充分证据。”

“可是，他们会到公安局报案的呀！”

“这种事，归环保局管，公安局不管。”

“可是，环保局一来，就会查咱们厂子呀！”

“正是如此。”

“可是，那样的话，咱们就得被罚款呀！”

“那就更好了。”

“可是，万厂长，我们的脑子小时候都得过脑炎，后来又都进了水，您的话我们一时半会儿真想不明白。”

“请问，环保局罚完了款，还能干什么？”

“什么也不能干了。”

“那咱们，不就可以接着干咱们的事了吗？”

“啊，是这样。”

“咱们的水流到了村子里，村子里的人就会怎么样？”

“就会死人。”

“不死的呢？”

“就会搬家。现在，大半个村子都空了。”

“那样一来，村子的那块地，是不是就属于咱们了呢？”

第五章 鬼门关(3)

“啊，万厂长高明！”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完完全全明白啦！”

可是，大宇却完全糊涂了。

看着万厂长领着他的手下离去，大宇从树后出来，看着翻滚不已的污水池发起了呆。

好像，这个万厂长是故意在制造污染。

好像，他是故意让人拿到证据，故意让有关部门来罚他。

为什么?

为了让村子里的人逃走?

为了“那块地”?

大宇本来要快快地逃出这个险境，现在，却一时不想走了。

发生的情况，太过匪夷所思。他一半时想不明白。正因如此，他才越发感到恐惧。

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可怕的阴谋。他必须把它搞清楚，必须查明事情的真相。

否则，就可能发生更大的惨剧。

否则，他就不是大宇了。

他悄悄地转过身，朝着万厂长他们消失的方向跟踪而去。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那是一座大房子。

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周围一片幽暗，一切都像是在深海中一样呈现出透明的深蓝色。

那座房子，远远地看上去，就像是远古留下来的一头巨兽。

万厂长和他的手下鬼鬼祟祟，进入了巨兽之口。

大宇无声地跟上，也溜了进去。

屋内好大，像是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有无数个工人正在那里干活儿，都是手工劳动，像是在组装什么机器。

细看之下，大宇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是在组装人，而且，是活生生的人。

不是什么别人，更不是什么陌生人，分明是每个人都在组装他“自己”！

再一细看，那些人里有几张熟悉的面孔。

天啊，正是刘畅，还有李伦、赵勇。

他们面无表情，呆板得如同僵尸一般。

手却动得很快，十分灵活，正在把面前箱子里的一个个小部件拿起，都是手啊、脚啊、耳朵啊、鼻子啊之类。

还有一只只的眼睛。

一颗颗的心脏。

第五章 鬼门关(4)

都会活动，都在真真切切地跳动。

经过他们的手一组装，那些原先乱七八糟的零部件，转眼之间就成了一个个的刘畅、李伦、赵勇，跟他们本人一模一样。

而且，比他们本人还活泼，眼睛更亮，更有一种狡黠的表情。

一看就知道，那些组装出来的假人，比他们本人更聪明。

大宇惊得张大了嘴巴，就要上前去问个明白，要把自己的伙伴从这种可怕的境地救出，忽然，身后伸出了一只大手，像是一只机械手。一下子，就把他按得坐了下来。

正坐在一张奇特的椅子中。

顿时，他感到全身酸软，头脑发晕，原先清清楚楚的思路一下子就模糊了。刚才还要采取的行动现在不想去做了。

他张开双手，等着什么东西到来。

那东西果然就来了，是一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一堆人体零件。

有耳朵，有心脏，有一眨一眨的眼睛，有一咧一咧的嘴巴。

而且，都是大宇自己的各个器官的仿制品。做得那么好，完全可以乱真了。

一件接一件，大宇把它们从箱子里拿出。

十分快地，他将零件组合到了一起。

不一会儿，一个新的大宇就站在了他的面前，还对他歪着头一笑，耸了耸肩膀。跟大宇的表情、神态一模一样！

“你好！”假大宇朝他伸过来了手。

“你好……”大宇不得不伸出手，轻轻地跟自己握了一下。

手刚一握在对方的掌中，大宇就觉得情况不妙。

一种过电的感觉，令他的神经麻木，意志瘫痪。

他的眼前闪过了万点金花。

心中只叫出了一声：“完了！”

就觉自己的身子跌入了黑无际涯的地狱之中。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

大宇再睁开眼时，发现眼前是更可怖的黑暗。

意识仅恢复了十分之一。微微弱弱，他似乎能听到有人在说话，就在他的头顶上说着，好像正在决定着他的最后命运。

“棺材怎么不钉死？”有人问。

“盖得严着哩，用不着钉了，费那个事干吗？”

“可是，这是规矩呀，你小子是不是找死呀？”

“啥规矩，人都断了气，成了一块死肉了，浪费那些个钉子干吗咧？”

大宇这才意识到，自己现在是给装在了一口棺材里，正在往坟坑里面埋。上面，是两个埋死尸的人在那里吵嘴。一个要钉上棺材盖，一个不想费那个事。

“我在这儿……我还没死……千万不要钉啊……”

他张开嘴巴，拼命大叫，可是，竟然发不出半点的声音。

这，真像是在最可怕的噩梦里！然而，这不是梦，而是最真实不过的现实。他们正在把他活埋，可是他，聪明无比的大宇，却无能为力，连苍蝇那么大的声音都发不出，连蚊子那么大的力气都没有！

“救命……”

上面，已经有人在钉钉子了。砰砰砰！

大宇觉得棺材内的氧气一丝丝在消失，自己很快就憋得喘不上气来了。

又听到了填土的动静。哗哗哗！

很快地，一切都停了下来，世界恢复了平静。

但是大宇明白，自己的头上已经新起了一座坟包。自己已经进入了阴间，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了。不，自己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一个新出炉的冤鬼了。

又怕又悲，他忍不住就要大放悲声。

但是，慢着，好像又听到了什么动静。

有什么东西，在外面，一下轻一下重地挠着棺材板。

也许，是一只老鼠？它闻到了人肉味，要来尝个鲜了？

或者，是一只土拨鼠，不过是要打一个洞，到我这里来安个家吧？也好，来吧，跟我做个伴，只是不要太早地把我吃成一个骷髅。

也许，都不是，而是……一条蛇！

大宇对蛇，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它们代表着阴冷和邪恶，还有剧毒的牙齿和心灵。啊，不，千万不要是传说中的那种地下黑蛇啊……

声音，变得更加骇人了。

大宇突然打了一个冷战。

他明白了，那什么也不是，而是……而是一个小鬼。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2)

天啊，我已经到了阴间，已经死去多时，现在是阎罗王派来的小鬼，要拉我到十八层地狱去过堂了。

不，我不去……

刚想到这里，棺材板就破了一个洞。

从洞外，倏地伸进来了一只鬼爪。

一下子，它就扼住了大宇的脖子！

鬼手是碧绿色的，闪着幽幽荧光。接着就探进来了一只鬼面，也是绿油油的，闪着鬼火才有的阴森的光芒。

大宇一下子看清了，果然是一个小鬼。

它的头像是一只破筐，没有任何的形状。它的嘴巴是典型的骷髅嘴，也就是说，嘴角咧到了后脑上，长长的牙齿闪着青光。它不应该有什么头发，但是现在看来，那头发还很长，一根根如同小蛇在脑顶上盘旋舞动，四面乱伸。

它的眼睛也是骷髅所特有的眼睛，没有眼珠，只有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那洞里似乎隐隐闪出异光，似乎那里才是它灵魂的中心，如果它有灵魂的话。

它的手如同鹰爪般尖利，长长的指钩似乎带着血滴，还没有搭到大宇身上时，便有一股腥气袭来，令他闭气昏迷。

鬼爪掐到脖颈时，大宇终于发出了一声惨叫："不要……我不要！"

"别怕，我不会害你的。"小鬼说。

一个恶鬼掐住你的脖子，却说"不会害你"！

"可是，你掐得我上不来气……"

"啊，对不起！"小鬼的手略微放松了一些。

大宇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你来干什么？”大宇颤声问，言下之意是：你要把我的魂勾向哪里？

“我是来救你的，大宇！“

连我的名字都知道！当然了，小鬼是带着勾魂簿来的，当然要清楚你的名字。只是，大宇是多么害怕上那阎罗殿啊，那里不知有什么可怕的刑罚在等着他呢。

“我……我不去！”

“不去？笑话，不去怎么行？”小鬼真的笑了一声。

那一声，令大宇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太可怕了，它居然会发出这样的动静。

“可是，我怕……”

“怕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

可是，你现在不吃，等阎罗王审完了我，你第一个就会扒了我的皮。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3)

“求求你了，放过我吧……”

“不行，快走！”

说着话，小鬼又一次揪住了大宇。这回揪的不是他的脖子，而是他的耳朵了。大宇疼得差一点叫起来，吓得差一点背过了气。

都说小鬼是拿铁钩来勾魂的，想不到还有这种粗鲁的方式。

“你……你们到底要把我怎么样？”大宇颤声问。

“什么怎么样？”小鬼又笑了一声，“当然不能怎么样。”

无非是下油锅，上刀山，弄不好的话还得把你架在火上烤三天。

“我……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啊……”

“知道你没做什么坏事，”小鬼还在发出可怖的笑声，“你做的，都是好事！”

言下之意很明白：你做的事情太好了，好得阎罗王要亲自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揪下你脑袋放锅里炸。

“救命啊……”

“你怎么了，大宇？”

“我不想去阎王殿啊……”

“什么阎王殿？你在胡说什么？”

“你……你不是小鬼吗？你不是来勾我的魂吗？”

那小鬼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尖笑声，惊得大宇眼睛翻白，喉咙出声，眼看就要休克过去，而且，再也醒不过来了。

就在这时，那小鬼扑到了他的身上，一把将他拉了起来。

“大宇啊，你看不清，但是，难道听不出来吗？”

“什么……？”

“是我呀！”

“你……你是……”

“我是真真，你家的小保姆啊！”

离奇绑架案

第一章电话

星期天早上，大宇一般要赖在床上多睡一会儿。

没想到这个周日天还没亮，他的手机就在枕下响了。

“大宇，你快来吧……我家出事啦！”一个女孩子在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大宇半天没反应过来。

“你是……贺贺？”大宇终于听出了，是同班的女生贺贺。

她为人傲气，平时从来不跟大宇打交道的，人送外号“太平公主”。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4)

“是我……大宇！”

“到底出了什么事？”大宇顿时睡意全无。

“你快上我家来吧，电话里不能说。”

好在大宇去过她家，离得并不远。骑上车子十五分钟之后，大宇已经坐在了贺贺家的客厅里。

只有贺贺和母亲在。她们睁着鸽子一般的眼睛，求救似的看着大宇。

“我爸……被绑架了……”贺贺没说完，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

“什么？”大宇愣住了。他忙问什么时候发生的，具体是什么情况？

贺贺的爸爸一般是晚上七点回家。但是昨晚他没有回来。直到半夜一点钟，妈妈接到了一个电话，才知道他被绑架了。

“绑匪要什么？”大宇问，“是什么样的人，能听出来吗？”

“年纪不大，也就二十岁出头的样子。”贺贺说。她还算坚强，能完整地回忆。她的母亲已经崩溃了。“他说他要200万赎金。”

“报警了吗？”大宇问。

“哎呀不能报警！”贺贺妈突然叫了起来，“那人说了，只要报警他就杀……撕票！”

突如其来的歇斯底里，吓了大宇一跳。

“如果能报警，我就不请你来了。”贺贺说，“大宇，帮帮我们吧！”

“可是我毕竟不是警……”

“你的能力谁不知道？大宇，我们给你跪下了。”贺贺母女真的跪在了那里。

大宇慌忙把她们拉起来，差点把头发都惊掉了。

“快不要这样，我答应你们就是。”大宇无可奈何，开始了办案。

这样的案子，他一般是要交给警察和专业警探去处理的。但是看贺贺母女的意思，她们最怕的就是让警察知道。

“你们有200万吗？”大宇问。

“连两万都没有。”贺贺说。

“那，绑匪为什么要那么多？”大宇问明了贺贺父亲的背景。

贺贺的父亲并不是大老板，也不是大官，只不过是文化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是每天要骑着自行车赶路的那一种。

“他有什么社会交往吗？”大宇问。

“不多。都是亲戚。”

“有什么仇人吗？”

“不知道。估计没有。”

奇怪的案子，大宇想。这么一个普通的，可以说寒酸的小职员，居然被人绑架，而且勒索一个天大的数字。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5)

是绑匪没有做好功课，不了解贺家情况？

还是……另有原因？

“他什么时候还要来电话，那个绑匪？”大宇问。

“不知道。”贺贺摇头，“他说了，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打的是座机电话？就这部？”大宇看到了茶几上放着的红色电话机，“好，还是带来电显示的。”

翻出了那个记录，大宇把号码记了下来。

要守住电话，要查这个手机号，还要到外面进行调查……大宇说他必须叫自己的另外三个死党来了。

“没问题。”贺贺知道，大宇办案是离不开刘畅、李伦和赵勇的。

三人很快就过来了。因为听说有一个案子，而且是贺贺家的案子，三人似乎很兴奋，连星期天都不想过了。

大宇分配刘畅去陪贺贺母女，李伦和赵勇到小区里去走一下，看一看环境。最主要的是看物业那里有没有录像。

“贺先生被劫持的录像？”李伦和赵勇顿时兴奋起来，“肯定有，咱们肯定能破案了！”

安排妥当，大宇就坐在了电话机旁，老老实实地守住了电话，等着绑匪再一次打进来。

贺家住着三居室。大宇在客厅里待着，让贺贺妈先回自己屋去休息。看她的脸色，已经憔悴得像死人一样了。

贺母进了屋门之后，好久都没有动静。

贺贺跟刘畅则在贺贺的屋里聊着天，等着有事叫她们。

“你们吃点水果吧？”贺贺端着果盘，让大宇和刘畅吃。

大宇和刘畅各拿了一个苹果。然后，贺贺就把果盘端到了妈妈房门前。

她先叫了一声“妈”，然后才推开了屋门。

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果盘像飞碟一样飞起老高，摔得粉碎。

第二章照片

大宇和刘畅冲了进来。

贺母把自己吊在了墙角处伸出来的一根暖气管子上，气若游丝。

大宇以最快的速度将她抱起，解开了布条条。那是她用床单撕成的。

贺母悠悠转醒，看了一眼大宇和刘畅，然后，对着女儿，流出了眼泪。

“妈妈！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贺贺搂住了母亲，放声大哭起来。

大宇和刘畅默默地退出了屋子。他们在外面，看着那台电话机，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贺母在贺贺的搀扶下，走了出来。

“给你们添麻烦了，孩子。”贺母说。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6)

“没事，阿姨。”大宇道。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太突然了，所有的人都微微一跳。

在大宇的鼓励下，贺贺拿起了话筒。

大宇早已将贺贺卧室的电话接起来，可以在里屋听着电话里在说什么，什么样的口气。贺家的三间屋，即客厅和两间卧室里都有电话，客厅是主机，两间卧室是分机，可以同时听话。

是一个年轻人。听声音，似乎相当年轻，年轻得有点嫩。

“钱准备得怎么样了？告诉你们，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他说。

“钱……钱还没有弄到啊。”贺贺说，脸上一阵白，一阵黑，“钱数太大，一半时我们上哪儿去弄那些钱啊？”

“钱数大吗？对你们这样的人家，一点都不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是普通小户，家里所有的存款加一块儿都不到两万哪！求求你了，把钱数降一降吧？”

“降多少？从200万降到2万？哈哈哈哈！”绑匪突然尖声大笑起来，“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24小时之内我要拿到钱，否则，你们就等着收贺喜明的骨头渣子吧！”

电话挂断了。

还是那个手机号码。

“能查出这个号码吗？”大宇问刘畅。

“能。妈妈在联通有一个朋友，负责这方面的。”刘畅说，“不过，查也白查，肯定是在大街上随便买的那一种。”

“还是查一下吧。”

刘畅开始到另一个房间，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

大宇看了一眼贺母，发现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话，心里泛起了一股激动。

“阿姨，您放心，我肯定能帮你们找回贺叔叔。”大宇说，“现在，有几件事，想跟您了解一下。”

贺母看着他，意思是可以开口。

“我想知道，贺叔叔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说说吗？”大宇问。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贺母重复，似乎不懂这话的意思，“他……他是一个……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一个特能干的人。”

“家里……有他的照片吗？”

“有。”贺母拿来了一张彩照。

大宇注意到，她是从一本相册里取下来的。里面大多是她和他的合影，但是，她单单挑了一个他的单人照。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7)

看上去，贺喜明温柔敦厚，眉目聪慧，是一个有大智大勇的人。难怪贺贺会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傲气。

“您说他有责任心，是指对家里吗？”大宇问。

“我是说，他在事业上特有责任心。”贺母说。

大宇想：“这个女人在躲避什么。难道，她对自己的丈夫并无感情？”

这时，他发现贺母翻看着相册，正深情地盯着她和丈夫在湖边的一张合影照。

她的脸色一时间闪出了光华，眼中有了泪。她的嘴唇在颤抖，整个的人像少女一样充满了春情。

“不，”大宇想，“她对丈夫太爱了，爱得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他平时只是在文化局上班，没有其他的社会活动吗？”大宇问。

“呵，没有。”贺母说，“还能有什么活动？”

“我是说，他没有跟别人合作过？没有办过公司？或者其他一些这样的事？”

“没有。”

“您怎么能肯定？”

“我们是……夫妻。”

“呵，对。”大宇的脸上一红，“是啊，一点不错。”

但是，夫妻之间就什么都互相了解吗？不知为什么，大宇觉得在谈到这个话题时，贺母的神色有些不对劲儿。

她的眼光再不躲闪。

直视着大宇，脸色平和。

是的，她显得太平淡，太从容了。不像她平时的表情。

“现在，谈谈他昨天的活动情况吧。”大宇说，“他是昨晚失踪的，对吧？”

“被绑架了。”

“对，被绑架。”大宇咽了咽唾液，“早晨，他是几点离开家的？”

“七点半。”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比如说，情绪不对头，或者，接到了什么不正常的电话？或者，提到了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

“没有。”她回答得很快。

“他一般是怎么上班？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

“骑车。”

“是么？”大宇想：“一个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却有人绑架他，而且索要200万的赎金？

“他到单位，一般是在什么时候？”

“八点半肯定到。”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8)

“那么，昨天他到单位上班没有？”

“去了。我打了电话给他们单位的主任，人家说他一天都在那里。”

“你们有主任的电话？是手机吗？能不能……”

“你要他的电话？你还不相信我们？”

“啊，没这个意思，只是想再跟他核实一下细节什么的……”

“等一会儿，我给你找。还有别的吗？”

“贺叔叔是几点下班的？”

“五点半。”

“那么，应该在六点半之前到家，对吗？”

“对。可是，再没见到他。”

“如果他回来了，是在小区内被绑架的，应该有监控录像，能看到的。”

“监控录像？”

“是啊，咱们整个城市现在是无缝监控，就是说，没有一个角落能逃出探头的眼睛。而且他……”

大宇刚说到这里，屋门突然开了。

从外面走进来了一个人，满脸满身都是血，简直是一个血人，站在那里，盯着他们。

“啊？你……你……你是谁？”

贺母像是看到了恶鬼一般，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第三章杀鸡

“妈，是我呀！”贺贺在那里叫道。

“你……你这是怎么弄的？”贺母指着贺贺的一身血，颤声问。

“我正在杀鸡哪。”贺贺笑了，“那只大公鸡，怎么也杀不死。大宇，你快来厨房帮我一下吧！”

大宇让刘畅等电话，同时陪着贺母，便跟贺贺来到了厨房。

果然，一只大公鸡伏在地上，脑袋已经垂下，血都流光了，却还是一跳一蹦，闹个不休。

大宇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帮贺贺把它处理完了。

收拾干净，大宇坐在一边，看着贺贺做鸡汤，心想："为了妈妈，她强忍悲痛，故作欢笑。看来，她真是一个有孝心的姑娘啊。"

"你妈妈的身体太虚弱了，是得好好补一补。"他说。

"你也看见了，妈妈为了这事，快要挺不住了。"贺贺顿时面显忧色。

"你呢，能挺住吗？"

"我……还行，挺不住也得挺啊。"她的眼圈红了。

"你想爸爸吗？为他的安危担心吗？"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9)

“当然担心。我……我怕得要死……”

“是不是，爸爸平时更疼你？”

“为什么？”贺贺有些惊异地看着大宇。

“因为你是女儿啊，不是说，女儿跟爸爸的关系，比儿子要亲得多么？”

“啊……对，对！我和爸爸的关系是挺好的。人家都说我长得像他！”

“你了解他吗？”

“什么意思？”

“他的性格，他的弱点，他的喜怒哀乐，你都了解吗？”

“当然了！他是我爸爸嘛，当然了解。”

“那么，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他是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弱点，等等，好不好？”

“他的性格……这跟绑架有关系吗？”

“现在，什么都可能有关系。”

“好吧。”贺贺做认真思考状，“他的性格，总的来说是柔弱性，但是，因为他是AB型，所以有两面性。”

“两面性？”

“比如说吧，有时他特别特别好，简直是天下最好的父亲。有时又特别特别不好，自私极了。”

“是这样。”大宇点头，“那么，他的弱点呢？”

“弱点就是爱撒谎。”贺贺脱口而出，“不管大事小事，他几乎从来不说真话。我是说，他总爱把事物的原有情况给扭曲，说一些夸大其词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太爱虚荣。”贺贺认真地说，“因为他是农村出身，家里太穷，有强烈的自卑感，所以，走上社会，到了大城市之后，就想在人前人后显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优越，总之，他连买根冰棍儿都要撒谎。”

“买冰棍儿？”大宇不明白。

“有一回，他给我买了一个小布丁。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一块钱。”

“那是五毛钱的啊。”

“谁说不是呢？他就是这样。有点病态，对吧？”贺贺苦苦地笑了。

但是，她的眼里已经有了泪。

“好了，现在，跟我说说他别的事吧。”大宇有意把话题扯开，“你爸爸是不是在外面还做别的事？”

“什么事？”贺贺紧张地问。

她紧张得令人害怕。大宇认真地看着她的脸，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0)

“只是想知道，他除了在文化局上班，有没有在社会上兼职什么的？”

“这个……好像没有。”

“那，为什么绑匪要那么多的赎金呢？”大宇说，“一般而言，绑匪都是了解被绑对象的，如果为了钱，那被绑的人必须有钱，对吧？”

“是这样。”

“你爸爸的工资是多少？”

“两千一。”

“家里存款呢？”

“两万七。几乎算没有。”

“这，你不觉得不合逻辑吗？”

“所以，你认为我爸爸肯定在外面有兼职？”

大宇点了点头。

“你认为他一直在欺骗我和妈妈？”

大宇再点头。

“不可能。”贺贺说。

“怎么不可能？”大宇说，“你不是说撒谎是他的天性吗？连一根冰棍儿都能撒谎，何况，在外面有一个挣大钱的事情呢？”

“如果有，他得天天忙得不行吧？”

“也不一定。”

“至少，不能每天按上班的点上班、下班的点回家吧？”

“那么，他按时上下班吗？”

“一分都不差。”

“他有朋友吗？我是说，在文化局以外的朋友？”

“没听说过。”

“有什么爱好吗？”

“你是说出去唱歌、喝酒、夜生活之类的？没有。”

“你父母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为什么问这个？”贺贺的眼睛眨了一下，“这个，跟本案有关系吗？”

“不知道。”大宇坦诚道，“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关系很好。你大可放心。”贺贺又扑哧一声笑了，说：“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关你什么事呀？”

大宇也笑了。

“那么，你跟他的关系呢？”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1)

“这个，我想与本案更没关系了吧？”贺贺的笑容有些不自然了。

“我还是想听一听。”大宇说。

“我们的关系，比一般的父女关系都要好。怎么样，满意了吗？”

“不知道，我得想一想。”大宇笑道。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侦探先生？”

“嗯，好像没了。”大宇不好意思道。想了想，他又问：“只是有一个问题，到现在我也没想通：那个绑匪，为什么会向你们家索要那么多的赎金？”

“我也气死啦，简直是开玩笑！”

“但，他不会是开玩笑，对吧？”

“当然不会，他说24小时以后，就要撕票！”

“可是，你们家不可能弄到那么多赎金的，对吗？”

“你疯啦？我们家又没有开银行！除非我去抢，你还得帮我！”

“也就是说，你们只能等着绑匪撕票了？”

贺贺好半天没有动。

她背对着大宇站着，拉开了橱柜抽屉，从里面慢慢地取出了一把尖刀。

突然，她一声怪叫，举着刀就向大宇冲来，眼睛圆瞪，表情可怕。

“要死大家一块儿死吧！”

第四章录像

冲到大宇跟前，贺贺把刀对着自己，刀尖竟顶在了自己的喉咙上。

“你干什么，贺贺？”大宇一把夺过了刀，扔回抽屉。

“爸爸要是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看着她的眼睛，大宇又是吃惊，又是奇怪。

这时，李伦和赵勇回来了。

“小区的录像看了，结果是……”李伦刚说到这儿，被赵勇给打断了。

“那些个保安，个个都该打他们一顿，要不是我急中生智，根本不可能看到录像！”

“你会急中生智？”刘畅笑了，“我看你是急中生怯！”

“反正他们说有规定，一般人不让看录像。我说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大宇奇案组的。他们说‘什么大宇奇案组’，没听说过。后来，我就报出了我的大名……”

“胡说，”李伦把他推到了一边，“是我提了胡警官的大名，他们才信了九分，把昨天晚上小区里的录像给我们看了。”

“结果如何？”大宇问。

“结果很令人失望！”赵勇说，“小区的大门也好，这座楼的楼门口也好，都没有贺喜明的录像！”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2)

“什么贺喜明的录像？”刘畅不明白。

“是这样的。”李伦又把赵勇推到了一边，“小区的监控录像表明，在昨天早上六点钟到晚上十一点钟这个时间段里，根本就没有看到贺贺的父亲进出这个小区和这座五号楼。”

“你能肯定？”大宇问。

“我当然肯定。”李伦说。

“我当当然肯肯定！”赵勇道。

大宇把这个结果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然后，他问刘畅那个绑匪的手机号查出来没有。

“查出来了，果然就是在街头小贩那里买的。”

“时间？”

“三天以前。”

“地点？”

“你是说小贩？那就不好说了。不过，那个批发卡的点就在春里街。”

“春里街？我过去，离这儿有五站路！”赵勇兴奋地说。

大宇又把这一点记在了笔记本上。然后，他抬头看着李伦和赵勇。

这时，他们是在客厅里。贺贺和母亲又回到了贺母的房间。

“还得辛苦你们俩一趟。”大宇说。

“你是说……让我们去春里街查那个卖卡的？”李伦道。

“可是我们刚回来呀，水还没喝一口呢！”赵勇叫起了苦。

“平时你总吹牛，说你一个星期都不喝一滴水。”刘畅道。

“那是在无案子的情况下，”赵勇说，“一有案子，我就口干舌燥！”

大宇同意他们在喝饱了水之后出发。“注意，要查明两个问题：第一，买这个卡的人是谁，看那人是否记得。第二，如果记得，看那人有什么特征，最好能有买卡人的更详细的资料。”

“包括他一顿能喝几斤二锅头？”赵勇问。

“能知道更好。”大宇笑道。

“我就知道你一天不挨三大脚不行！”刘畅一脚踢去，赵勇捂着屁股逃跑了。

贺贺和母亲还没出来。

大宇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本。已经写了好几页了，共有十几条。

“怎么会没有录像呢？”大宇说，“太奇怪了。”

“是啊，”刘畅同意，“跟贺贺她们说的相矛盾啊。”

“贺贺也好，她母亲也好，都咬定贺喜明是昨天早上七点半离家的，一分不差。”

“也许，是小区的录像有问题？”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3)

“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早晚那两个时间段都有问题，可能性就不大了。”

“那就是说……贺贺在说谎？”

“或她的母亲。”

“或者两个人共同说谎。”

“那怎么可能？她们为什么要说谎？”

“所以，我也觉得这事太奇怪。”

“也许，贺贺的父亲走的是一条秘密通路，没有经过监控录像的扫视范围？”

“除非他跃窗而出，跳墙而走。”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样？”

“是啊，为什么呢？”刘畅一笑，“你查呀！要不然，要你这个大宇来干什么？”

大宇也笑了。

他站了起来，让刘畅听电话，一有响动马上叫贺贺。他自己要在房间各处走一走，看一看。

贺家住在小区五号楼的第19层，三居室。进门之后便是餐厅，在餐厅的左边就是客厅，客厅的东边是书房，西边从南到北分别是父母的卧室、洗手间、贺贺的卧室。餐厅的右手就是厨房。

客厅很大，足有五十平方米，阳台更是超大型的。

厨房也不小，而且，虽然是朝北，外面也带一个小阳台。

两间卧室反而没有阳台，是落地外探型的窗户。南卧室有一张两米宽的双人床，气派舒适，让人想起过去帝王才能用的大床。配有一面墙那么宽的大衣柜，顶天立地，共有五扇柜门。在这间主卧里还有一间小卫生间，就是所谓的“主卫”了。

北卧室，也就是贺贺的闺房要小一些，床是加宽的单人床，配有精美的衣柜、精美的书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摆设。大多都是大宇从未见过的，相信中国不产那些玩意儿。

书房是用一间大卧室改装的，同卧室的面积一样大，只不过屋子里三面墙从地板到天棚都是书架，上面摆的书质高量众，为大宇所仅见。

卫生间也相当宽敞，里面的设备不是一般人家能享用的。大宇拿起一块肥皂看了看，居然是瑞士造的。

他在各个房间转完之后，最后才进了贺贺母亲的屋子，也就是西南那间最大的卧室。

贺母躺在超大双人床上，正在抹眼泪。贺贺坐在她的旁边，也同样流着泪。

看样子，她们在一起说了好多的话，两人的脸上都显出说话过多、过分激动之后才有的疲惫感。

“小区的录像查过了，贺叔叔的情况没有查到。”大宇说。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4)

母女俩这才抬起头来，好像刚发现他进来，好像听不懂他的话。她们长时间地看着他，眼睛里是一片空白。

“没查到？”贺贺喃喃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

“不论是早上，还是晚上，他都没有在小区出现。”大宇道。

“不可能！”贺贺妈突然坐了起来，激动无比，在床上拼命拍着，好像那是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必须用那样的大力把他拍死。“他就是早上去上班，晚上还要回家的啊……”

“晚上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晚上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家里，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绑架了。”贺贺冷冷地说，“但是早上，他确确实实、活蹦乱跳地从家里出去的。这一点，我，还有我的母亲，都可以证明。”

“晚上可能在回家的路上就被绑了。”大宇点头同意，“但是，早上的录像里，也没有见到他。”

“从七点半开始？”

“从六点到十一点，都没有。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都没看见他的人影。”

“也许，小区的录像出了毛病，他们给漏录了。”

“有这个可能。但是，不可能在五号楼的楼门口、楼道里、电梯里，以及外面的人行道、大门内、大门外，所有那些探头全都出了毛病吧？”

“万一都坏了呢？”

“唔，按照哲学家的观点，万事皆有可能。”大宇点了点头，“但是，从办案的角度看，我们只按常规定律推理。我认为，一定还有别的解释。”

“你什么意思？”

“你的父亲可能没有走正常的路径。”大宇说，“没有坐电梯，没有走楼道，没有走楼的正门，没有走小区的大门。”

“你是说，他是飞出去的？”

“不，我是说，是否可能还有一条不为人知的道路？”

“那叫暗道，对吧？”贺贺冷笑了一声，“对不起，据我所知，开发商一般不修暗道，业主也不会买暗道。我们都不是毒贩子，也不是黑手党，对吧？”

大宇同意。

“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你刚才好像说，还有第二种解释？”

“第二种就是，”大宇咽了一下唾液，“你父亲，前天根本就没有回家。”

贺贺发出了一声尖叫。

再看贺母，已经身子朝后一仰，昏过去了。

第五章棉球

“看你，干的好事！”贺贺气愤地对大宇说。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5)

“可是我……”

“我叫你来，是让你来抓那个绑匪的，抓不着就算了，不是让你在这儿气我妈的！”

大宇一个劲儿地解释说，他不是有意要那样说的。直等贺母悠悠醒来，贺贺令他快快出去，大宇才敢退出了主卧室。

刚一出门，外面的电话和卧室里的电话同时响了。

贺贺在里屋拿起电话，大宇在客厅里用那个话机收听。

“钱准备得怎么样？”还是那个凶悍的、年轻的男子。

“不是24个小时吗？这才4个还不到哪！“

“少废话，快把钱送来！想不想见到你的活爹啦？”

“呵……我们……我们上哪儿去弄那么多的钱哪？”贺贺哭道。

“就知道你们要这么说，所以我才打个电话，警告你们：不要蒙你爷爷！”

“我们没有蒙你呀，真的没……”

“没钱？你爹开那么大个厂子，你说你们家没钱？骗谁呀你？”

“什么？厂子？我爸爸开厂子？你这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吧？”贺贺惊得不行。

“没开厂子吗？还想蒙人吗？那廊坊那个厂子是我孙子开的呀？那么大的一个印刷厂，每年出货光是十八轮的大重卡就出去三十多车，那是他妈的耍猴的呀？”

“可是，我……我真不知道啊！什么廊坊，什么印刷厂？我说先生，你一定是搞错了，一定是绑错了对象了！我爸他除了上班下班，从来不到外面多跑一步，哪有什么厂子呀？你快放了他吧，你肯定搞错了！”

对方一阵狂笑。

笑得所有的人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24小时，现在你们还剩20个小时！”他厉声道，像是在骂娘。

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主卧室里，传来了贺贺的可怕的哭声。

“那里出事了！”大宇和刘畅急忙奔过去。

只见贺母又晕过去了。贺贺在那里六神无主，只是高声大叫，没命地哭。

“阿姨有什么病吗？”大宇问。

“她……她有冠心病！”贺贺说。

“那，赶紧打120！”大宇道。

“不，不要！我妈不能上医院！”贺贺失声叫道。

“为什么？”

“因为……因为她和我都不能离开家，不能离开这屋子，因为……因为如果我们一离开，那个绑匪就知道，他就会以为我们是去报警了，就会撕票！”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6)

“有这样的事？”大宇愣了，“这么说，那个绑匪难道他……他就在这个小区里？”

“不，不可能！”贺贺说，“他只是知道，也不知是用什么方法，会不会是在我家安了什么监控设备？”

“也可能，是在楼门口安装了什么东西，使他能看见。”大宇分析。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了。

“阿姨必须马上抢救，得做人工呼吸！”大宇说。

他看着贺贺，意思是提醒贺贺对母亲施行这样的急救。可是，贺贺像是太天真了，一时没有明白大宇的意思。

“我来吧。”刘畅过去，对贺母进行人工呼吸。

当她口对口进行吹气的时候，忽然脸上产生了一个表情。大宇看到了，心里很奇怪：“这个刘畅……怎么回事儿？”

不一会儿，贺母又一次从死亡线上回来，搂住了贺贺。母女二人搂在一起，放声大哭。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悲伤的母女，她们的哭声，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看得刘畅都陪着哭出了声。

大宇也差一点潸然泪下。

“贺贺爸这回肯定是回不来啦！他是再也活不成啦！”贺贺妈哭道，“人家硬是说他有钱，说他开了什么厂，那真是胡说呀！肯定是仇人干的，是故意要害他，所以才这么血口喷人。我家哪有什么工厂啊，连廊坊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啊……啊啊啊……”

“看样子，她们的悲苦是真的，”大宇想，“那个绑匪真是搞错了，贺家不可能有什么工厂的。是绑匪搞错了。”

但是，常识告诉大宇，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绑匪要做案，都要进行长时间摸底。

对被绑人的情况，他们通常要摸到极为彻底的程度。甚至，有时比本人还要清楚。

你自己可能不知你有多少钱，但是他们知道。

没有百分之二百的信息量，他们不会做出绑票的决定。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是贺喜明对这对母女撒了谎。他没有把自己办厂的事情告诉她们，而且，还力争做到朝九晚五去上班的样子，实际上，是去了工厂。

单位肯定也有人为他打掩护。

贺贺打电话到单位，确证贺喜明在单位上班的那个主任，说不定就是这样的一个掩护人。

大宇给贺母倒了一杯橙汁，往屋里端时，不慎洒到了自己身上。

刘畅骂他笨，大宇只得将半杯橙汁递了过去，自己到卧室内的那个卫生间去洗。

想插上门，发现锁竟然坏了。这是有人用大力从外面破门而入造成的。可能是钥匙丢了，强行进入。大宇洗完手，用纸巾擦干，然后把纸巾投入马桶去冲。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7)

纸巾在马桶内转了几圈，又浮了上来。

大宇再冲，还是浮上来了一团纸末。

他想了想，要找一个揣把去揣。四下里都没有。他蹲下看马桶的后面。

这时，发现马桶基座的四边涂着一层新漆。用手轻轻一抠，新漆脱落，显出了一圈殷红的血迹。

揣把也找到了，就在马桶后面。大宇把它插进马桶内用力一揣，便有几颗棉花球浮了出来。再揣两下，更多的棉花球浮出了水面。

虽然泡得时间已久，上面的血渍仍然可见。

他打开梳妆台，找到了两根棉棒，一个小塑料袋。

把血迹最深的棉球夹起一个，放进了小塑料袋。

再用其中的一根棉棒把马桶基座边的血迹揩了一下，沾上了足够的血迹。

把这根棉棒也放入小塑料袋。

刚做完这些，他就听到了一个声音。

是一个人的粗重的呼吸，就在他的身后。

第六章感冒

大宇猛地回过头来。

奇怪，身后并没有人。没有任何的生命。

卫生间里，只有他一个人。

刚要出去时，又听到了那个呼吸声。原来是从浴缸的下水口里传出来的动静。楼上洗澡放水的声音。

大宇这才释然。

出了卫生间，看到贺母已经清醒如初，正在床上躺着，与女儿小声谈话。看到大宇，她感激地一笑。

大宇也一笑，对贺贺点点头，意思是“好好照顾你母亲吧”，便到外面去了。

这时，李伦和赵勇刚刚进屋，正在那里跟刘畅讲述着他们寻找“卖卡人”的经过。说得活灵活现，险象环生，如同香港警匪片。

“说时迟那时快，”赵勇咋咋呼呼地说着，一边说一边比划，“那家伙从报亭里伸出半个脑袋，说了一声‘没有卖过’，就要缩回他的王八头。我一伸手，就……”

“你就把他的头揪了回来？”刘畅问。

“我就拿起了一份报纸，大叫一声：‘买一份晚报！’”

“呸，我以为什么壮举呢！”刘畅一撇嘴。

“我手举着报纸，嘴里问他：‘晚报多少钱一份？’他说一块钱。我说：‘给你两块钱，你要告诉我买卡的人长得什么样！’”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8)

“结果呢？”刘畅问。

“结果他收下了钱，给我了报纸，然后，再不放一个屁。唉。”赵勇要哭了。

大宇过去，问李伦到底找到那个买卡人的线索没有。

“是这样的，”李伦不屑地看了赵勇一眼，表现出一个职业探员的老练，一个成功者的自矜，“那是一个在街角的报亭，亭主一看就是一个地痞，浑球加滚刀肉一个。赵勇还想直来直去地问事，差一点挨打。”

“好凶啊，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赵勇终于说了实话。

“我一看，对付这样的流氓只能以毒攻毒，用流氓的办法。”李伦说。

“你怎么办？难道你也是流氓？”刘畅问。

“开什么玩笑？”李伦骄气十足地白了刘畅一眼，“我有一个邻居，在这一带曾是一霸，所以，我就上前，提了那个人的名字。亭主一听，果然脸色变了，问我是那个人的什么人。我说你看我像他的什么人？亭主端详了我好半天，说你莫不是他的弟弟？我说正是。”

“哎呀，你弄的这一出，简直像是演电视剧。”刘畅赞叹。

“你没看李伦当时那演技哪，我敢说能得一个影帝！”赵勇拍手叫道。

“那家伙知道我的来历不凡，果然就说出了卖那张卡的情况。”李伦受到赞美，喜不自胜，表面上却显得更加庄重、谦虚，“他说既然你是那个人的弟弟，打听这事就有道理。我告诉你吧。”

“他怎么说？”大宇问。

“那卡果然是三天前卖出的。亭主之所以记得，是因为这三天之内一共才卖出了不到五张卡，而且，那个买卡人很不一般。”

“很不一般？为什么？”

“一般人买卡都要问价，要挑号，如果钱贵，或者卡号不吉利什么的就不要。可是，那个人买卡只问多少钱一个，给了就走，什么多余的话也没有。所以他觉得挺怪。”

“还有吗？”

“还有，那个亭主觉得买卡的人好像化了装。”

“化装？难道是一个女人？”

“不，是一个男人。所以他才觉得怪。”

“男人化了装？怎么化的？”大宇问。

“他也说不好，不是说化装怪，也不是化得难看，他只是闻到了一股香水味，是女人才用的香水味，还有女人才用的脂粉味，所以才多看了那个买卡人一眼，认为那个买卡人肯定是化了装的。”

“是这样。”大宇回味着这几句话，沉思了一会儿。

他又想起来了一件事，问刘畅刚才给贺母做人工呼吸时，为什么她会出现一种诧异的表情。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19)

刘畅想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刚一嘴对着她的嘴呼吸，便感到有一股气在她的嘴里，顶了我一下。”

“是吗？”

“是啊，我学过人工呼吸课的，一般而言，不该有这样的情况。”

这时贺贺出来了，招呼大家到厨房去吃中午饭。她做的鸡肉盖饭特别好吃，李伦和赵勇赞歌大颂，赞得贺贺美面如花一样开放。

吃完饭，贺贺又端了一碗鸡汤，回母亲房服侍母亲吃了。

李伦和赵勇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跟刘畅继续吹牛侃大山。大宇一个人留在了厨房里。

他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静一会儿，想一想一个上午的调查过程。

在笔记本上一边写，他一边思考着到贺家以来的所有发现。有几点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是绑匪的身份，那么年轻，说话时的动静那么怪；二是贺母的表现，为什么刘畅做人工呼吸时会感到异样？难道，她有什么特异的病？三是主卧里洗手间的发现。

刚想到这里，他的眼睛似乎动了一下。

是的，眼睛自己在眨，然后，他的心才反应过来。

刚才思考时，眼睛一直盯着橱柜的左下方。在柜子与地面、墙面的三角处，似乎有一堆垃圾。

大宇过去，把垃圾用脚踢开，便发现了一些鸡血和鸡毛的残余。

再细看，瓷砖墙上似乎也有一些血点子。用抹布擦过的。这时，又隐隐显现了。

“是鸡血吧？”大宇想。但是，他发现自己还是用一小块纸把墙上的血点子蹭下来一些，然后把那个小小塑料袋从衣兜里拿出，把沾血的纸块放进去。

叫李伦和赵勇到厨房来。

“什么事，SIR？”赵勇问。

“还得麻烦你们二位一趟。”大宇把那个小塑料袋递给李伦，“一会儿到刑警队去一趟，找一下赵警官。”

“化验？”李伦问。

“对，尽快搞到结果。”大宇点头。这个李伦，现在变得越来越专业了。

大宇来到了客厅，看到刘畅还在用心地守着电话机，心里一阵感动。多好的伙伴啊，有了他们，自己真的感到有信心了。

来到贺母的门前，大宇敲了一下门，听到里面说“进来”，才推门入内。

看到贺贺正在母亲床边坐着，摆弄着自己的手机。

“啊，是MOMO999啊，”大宇羡慕地说，“新买的？”

“哪儿啊，早就有了。”贺贺道。

“听说功能特厉害，能看电视，还能上网？”

第六章 他们要活埋我(20)

“那算什么？最厉害的是待机时间超长，自动录放功能也最棒，存储量超大。”

“噢。”大宇点了点头。这时，贺母正在床上喝着鸡汤，静静地看着大宇。大宇就对她微微一点头：“阿姨好多了吧？”

“身子太弱，最近几天更不行了。”贺母说，“谢谢你了，大宇。”

“不用客气，阿姨。”大宇听她说话的动静，像是有很重的鼻音，就问：“阿姨是不是有点感冒啊？鼻子不通气吧？”

“没有啊……”

“是有点感冒。”贺贺说，“妈，你不是这几天一直在吃感康吗？忘啦？”

“啊，对，你看我，都不知自己身体啥样了。”贺母一笑，笑得相当凄怆，“大宇啊，你说……你们几个能抓到那个……那个……那个……”

大宇看着她，似乎对她的鼻塞忽有所悟。

“能，阿姨。”大宇说，“您放心，我们一定能找到那个绑匪。”

“那就好……那就太感谢了……”

“而且，我们一定能让贺叔叔回来，”大宇说，“让他安全归家。”

“哎呀妈呀！”贺贺突然尖叫了一声，“不好了！”

大宇吓了一跳：“怎么回事？”

“坏人进来了！坏蛋到了我家里！”贺贺恐惧地指着外面。

“在哪儿？”大宇脸色大变。

“在书房！我听到了，我听到他进来了！”